

我的江湖 谁的天下

娇无那◎著

大·武·侠·系·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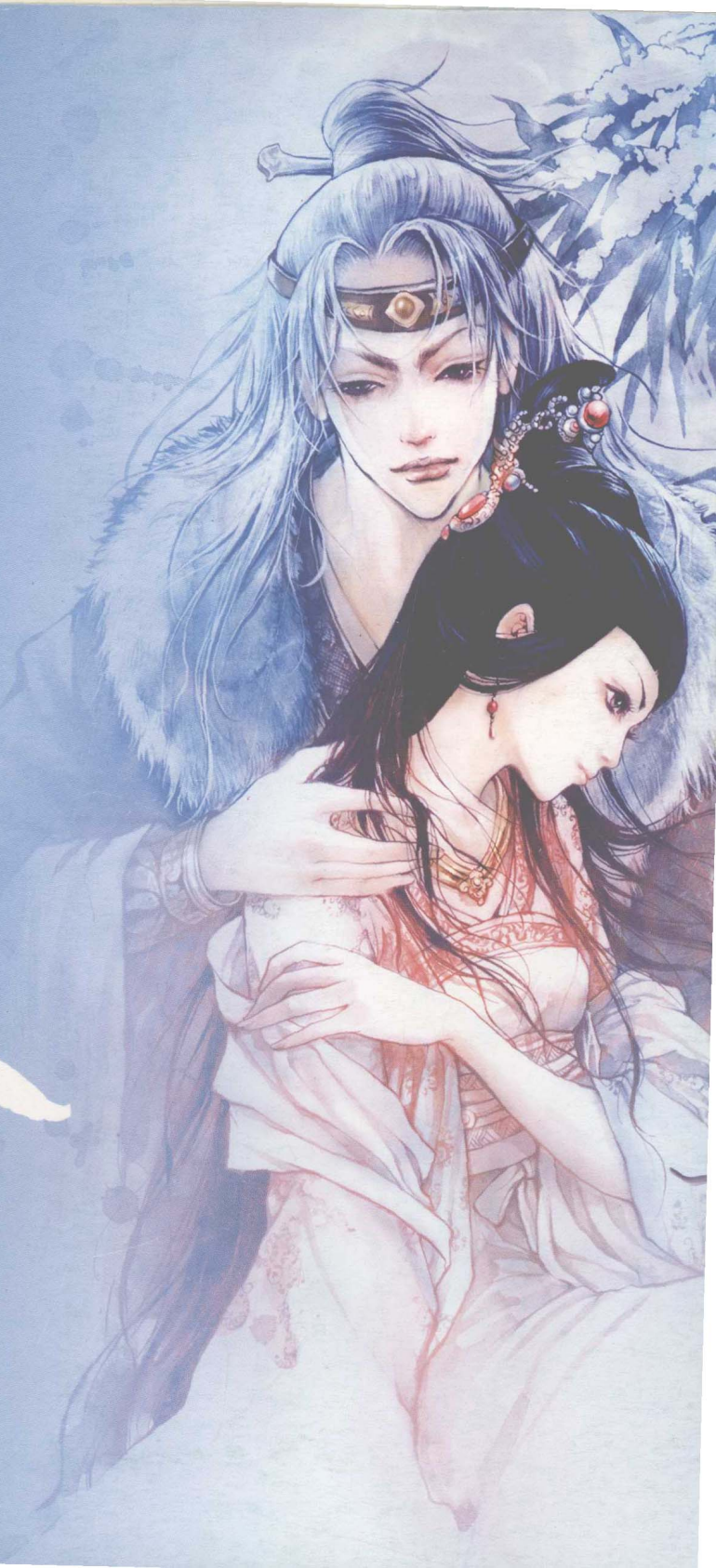
热血江湖·恩怨难了·飘摇天下·爱恨相续

DAWUXIA XILIE
WODE JIANGHU SHUIDE TIANXIA

武

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

我的江湖 谁的天下

大
武
俠
系
列

娇无那◎著

DAWUXIA XILIE

WODE JIANGHU SHUIDE TIANXIA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江湖 谁的天下/娇无那著. —北京:中国妇女出版社, 2007. 4

ISBN 978 - 7 - 80203 - 390 - 0

I. 我… II. 娇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34759 号

本书由中华书局(香港)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 仅限中国内地销售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 - 2007 - 2013 号

我的江湖 谁的天下

作 者: 娇无那

策 划: 杨光辉

责任编辑: 张汉平

责任印制: 王卫东

装帧设计: 80·零小贾

出 版: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: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: 100010

电 话: (010) 65133160 (发行部) 65133161 (邮购)

网 址: www.womenbook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才智印刷厂

开 本: 150 × 220 1/16

印 张: 18

字 数: 22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5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03 - 390 - 0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 (如有印装错误, 请与发行部联系)



目 录 II

● 第一卷/1

- 第一回 雪血谷的忧伤/1
- 第二回 冰婆婆的武功/3
- 第三回 不弃哥哥的预感/5
- 第四回 尘不生的天玄阵/9
- 第五回 笑娘的蛇屋/13
- 第六回 我的天紫蛇毒/16
- 第七回 冰湖里的秘密/19

● 第二卷/23

- 第八回 路上之遇/23
- 第九回 蜀道之难/26
- 第十回 月明之夜/30
- 第十一回 宝藏之谜/33
- 第十二回 相逢之巧/37

● 第三卷/42

- 第十三回 石洞的黑夜/42
- 第十四回 外面的世界/46
- 第十五回 云南王的擂台/49
- 第十六回 云南的第一勇士/56
- 第十七回 王子的款待/62
- 第十八回 不弃哥哥的奇功/66
- 第十九回 阁罗凤的王妃/69

● 第四卷/75

- 第二十回 洛阳之花/75
- 第二十一回 丐帮之主/79
- 第二十二回 武林之会/83
- 第二十三回 剑仙之狂/88
- 第二十四回 盟主之争/93
- 第二十五回 天地之中/98
- 第二十六回 藏宝之图/102
- 第二十七回 突然之举/106

● 第五卷/110

- 第二十八回 天紫的天白/110
- 第二十九回 乞丐的故事/115
- 第三十回 武侯庙的叫化鸡/119
- 第三十一回 梦中的白缎袍子/124
- 第三十二回 三个人的山洞/129
- 第三十三回 鲜于姑娘的衬裙/134

● 第六卷/140

- 第三十四回 谷底之悲/140

我的江湖
谁的天下

新武侠小说大赛获奖作品



- 第三十五回 救命之恩/144
- 第三十六回 峨眉之巅/149
- 第三十七回 往事之遥/153
- 第三十八回 公主之心/158
- 第三十九回 唐诏之战/163
- 第四十回 无命之宫/169

● 第七卷/174

- 第四十一回 误了一生的一面/174
- 第四十二回 一个美丽女人的问题/178
- 第四十三回 玉真公主的山庄/182
- 第四十四回 安禄山的眼睛/187
- 第四十五回 我的胡旋舞/191

● 第八卷/196

- 第四十六回 忧伤之谷/196
- 第四十七回 刻骨之恨/199
- 第四十八回 生死之间/203
- 第四十九回 恩怨之重/208
- 第五十回 万念之灰/213

● 第九卷/217

- 第五十一回 虢国夫人的素面/217
- 第五十二回 巧中之巧/221
- 第五十三回 仙境中的谋划/225
- 第五十四回 冤家之会/229
- 第五十五回 美人的代价/233
- 第五十六回 狂喜之夜/237

● 第十卷/241

- 第五十七回 郭子仪的兄弟/241
第五十八回 刺客之死/244
第五十九回 悬崖下的洞房/248
第六十回 天下之争/252
第六十一回 安禄山的“曳落河”/256
第六十二回 安史之乱/260
第六十三回 天下的新主人/264
第六十四回 皇帝之死/267
第六十五回 泮水边的决战/271
第六十六回 杀母之罪/276
第六十七回 遥远的梦/282

我的江湖
谁的天下

新武侠小说大赛获奖作品



第一卷

第一回 雪血谷的忧伤

我一直不知道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，因为我们居住的雪血谷只有冬天，而且永远是严冬。

雪血谷中只有两种树，谷西是一大片梅树，谷东是一大片桃树，梅花和桃花永远不败地开着，白花胜雪，红英如血。我猜想这一定是雪血谷名字的来由。

我们住的屋子全是用砍下来的梅树和桃树搭建而成的，每一幢木屋精致异常，而且发出淡淡的香味。

谷中的人全都穿着白色衣衫，美丽的白色绸缎和白色轻纱，还有白狐和白鼠的毛皮做的衣服。人人都是一副静默的表情，寡言少语，谷中常常只能听见练剑的时候剑与剑碰触的叮当声，悦耳而寂寞，伴着纷飞的花瓣。

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住在这里，也不知道我们住了多长时间，更不知道还要住多长时间。”我问不弃哥哥。

不弃哥哥只是说：“无那，你永远也不要想走出谷去，这山谷很大，大得无边。”

我不相信，我能看到四面围着我们的白白的雪山，山尖指着碧蓝碧蓝的天，它们离天那么近，离我们也那么近，只需穿过梅林或者桃林就能到达山脚，绕过山脚，就能出去。

凌晨，我偷偷地从我的小木屋溜出来，我要证明给不弃哥哥看，这个山谷是能走出去的。

我走进梅林，我的纯白银狐褂沾湿了，白色花瓣一瓣瓣地飘落在我的披散的长发上，谷中安静得让人害怕，我穿越一棵又一棵梅树，我向着前面的雪山不知疲倦地飞奔着。一直到夜幕降临，我停下了，我看见了冰婆婆冰冷的眼睛，她和不弃哥哥站在我的小屋前，不弃哥哥忧伤地看着我，看着我满身的白色花瓣。

我回到了起点。

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图靠近那些雪山，我在梅林里飞，在桃林里飞，就是飞不出这美丽的树林。

我永远也跑不到雪山跟前。

我施展最让我骄傲的轻功，用白缎软鞋的尖点着树梢，听见风呼呼地从耳边掠过，闻着扑面而来的熟悉的花香，雪山巍峨洁白，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她冷冷地俯视着我，我无限向她靠近，却永远也不能靠近她。

不弃哥哥说：“无那，你不要再跑了，只有时机到了，我们才能出谷。”

我绝望地问：“不弃哥哥，时机什么时候才到呢，我多么想出谷看看，看看春天是什么样子的。”

不弃哥哥说：“不用等很久了，我有预感。”

我说：“你是怎么预感的。”

不弃哥哥说：“我感觉到我的血一天比一天流动得更快，我都听见它们在我身体里流动的声音了，像风吹着桃花的声音，很轻但很清晰。”

我说：“可能是你练的天人无血功又进了一层才会这样吧。”

冰婆婆只让不弃哥哥练这门内功，别人连看都不让看，我也没见过不弃哥哥的天人无血功是怎么样的。冰婆婆不许我偷看，还说，只有男人才能练这门内功，冰婆婆也不会，但是她有一本书，她让不弃哥哥照着那本书自己领悟。

我的江湖天下

新武侠小说大赛获奖作品

我并不想练天人无血功，光是这个名字就怪吓人的，是不是练了以后就没有血了呢，那不弃哥哥以后就不怕任何刀剑了。但我可不愿意没有血，那样被梅枝刺伤就不会冒出美丽的血珠了，我才不要呢。

我只想练好三种本领，一个是绝顶轻功流风回雪，这样，不弃哥哥跑得再快，我也能追上，就不怕他哪天想丢下我不管了；一个是我和不弃哥哥的雪血合璧剑，冰婆婆说：只要我们练成了，谷外的世上就没几个人能打得过我们了。我不喜欢跟别人打架，可我喜欢跟不弃哥哥一起练剑，这个剑法练起来姿势好看极了，像花瓣在空中飞舞一样，轻飘飘的；还有一个撒冰针，这是十二指教给我的，一大把冰针，手指略动一下，全都飞出去了，想打哪瓣花就打哪瓣花，从不落空，不弃哥哥说，我学了这本领，万一他不在，就没人能欺负我了，我最听不弃哥哥的话，他要我撒这冰针，我就要撒得比十二指还要好。

对了，这谷中的人，除了冰婆婆，其他的人几乎都不跟我们说话，见了我和不弃哥哥就后退一步，低下头。我不明白为什么，也不明白为什么都不叫他们爷爷，婆婆或叔叔，我分明听见别的小孩都那样叫的。可是冰婆婆说：我和不弃哥哥直呼他们的名字就行了。

不弃哥哥说：“不，不是因为天人无血功，我知道的，无那，我们就要出谷了。”

第二回 冰婆婆的武功

冰婆婆从来不笑，我怀疑她不会笑，就像不弃哥哥不会哭一样，有一次练剑的时候刺中他，他也不会哭，看到他红艳得像桃花一样的血流出来，我却哭了。

冰婆婆的脸就像一块冰，离得近了，你就能感觉到一股寒气，在她面前，我不止一次地打冷战。冰婆婆的眼睛细长细长的，眼角就像被谁画了一笔一样，往上一挑，她看人的时候就像从很高的地方看起来，看得很多人慢慢地低下去低下去，最后就跪下去了。冰婆婆的嘴

是菱形的，很淡很淡，也像是透明的。

有一次我看见冰婆婆睡着了，我觉得她美极了，一点也不像白天那么凶，我都看呆了，心想，冰婆婆这么美丽这么年轻，为什么我们要喊她婆婆呢。

听说冰婆婆的武功在谷中是最高的，我却从来没有见过她露过一手，我想可能是谷中的人随便说说罢了。我觉得谷中武功最高的是十二指，笑娘，尘不生，阿丐和灭幻。

十二指就是教我天绝冰针的，他真的有十二个手指，不过可不是一边六个，而是一边五个一边七个。他会使用各种暗器，谁也看不清他是怎么把暗器打出去，他好像不止是十二指，而是周身都是手指，只是我们看不见罢了。十二指的脸总是拉得长长的，满腹心事的样子。

笑娘整天笑眯眯的，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儿，嘴角总是往上翘着，抿着两个小梨窝，看了让人满心欢喜，可是你光顾着看她温柔的笑容了，到死都不会知道什么时候身上中了她的毒。

她养了一屋子小蛇，这种蛇是紫色，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天紫。天紫是世上最毒的蛇，中了毒只需要一刻钟就毒溶于血，神仙也救不了，一刻钟内，除了笑娘身上的血，什么也解不了天紫的蛇毒。

笑娘全身都是毒，这些毒就是取自天紫身上的蛇毒，谷里有十二个穿粗布白衣衫的人专门给笑娘试毒，他们不停地中毒，不停地被解毒，他们没有一点痛苦的神色，中了毒也是笑眯眯的，全身变成淡淡的紫色，很好看。但不弃哥哥说，中了毒的人会痛不欲生。

尘不生白白净净的，秀美得像个女人，他读了很多书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兵法阵法，奇门八卦，各种玄术幻术，无不在他胸中装着，谷中的人说，他的天玄阵能顶千军万马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顶千军万马。

我认为尘不生的笛子舞得漂亮，只看得见绿光看不见他的人，好像笛子变成了蝴蝶，自己在上下翻飞。

阿丐用的武器是一把很重很重的刀，叫天伤刀，谷中的人把那一

大块奇怪的东西叫刀，可我看着一点也不像，那只像一块被人丢掉的奇形怪状的废铁，我曾经偷偷地去搬动它，可是拿不起来，可能我太小了。

阿丐练天伤刀法的时候，我总是捂着耳朵，那声音比什么都吓人。

阿丐长得也像一块铁，一块不爱说话的大铁块，浑身的肉硬邦邦，黑黝黝的，大眼睛大鼻子厚嘴巴。

灭幻是个老和尚，红脸膛白胡子，脸上一点皱纹也没有，不弃哥哥说，和尚是要住在庙里的，雪血谷并没有庙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不住庙里的和尚。

灭幻没有武器，他的武器是他的一双手，他的手大极了，他只要在一块大石头上轻轻摸一下，大石头就身子一软，变成粉末，无声无息地堆在地上。

我曾经叫灭幻教我玩大石头变粉末的天蚀掌法，可是他说我小姑娘家家的，不能学这个。

除了这五个人，谷中还有很多厉害的人物。

他们全都听冰婆婆的。

所以说冰婆婆的武功是谷中最高的也有道理。

第三回 不弃哥哥的预感

雪血谷，美得让人心醉。

白的梅花，粉的桃花竞相怒放，落英缤纷，阳光下，雪山叫人不敢逼视，天蓝得纯净，云柔软得不动一动。

要是谷中没有了不弃哥哥，我一天也呆不下去。

我们同一天出生，他比我大两个时辰。我们都十四岁了，但是他比我高出半个头，我喜欢他这么高，这样，我叫他哥哥就更合适了。

不弃哥哥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人。

他因为练天人无血功，皮肤日渐苍白，白得一点颜色都没有，嘴

唇也全无血色，清水一样澄澈。

他的眼睛很亮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的眼珠是蓝灰色的。不弃哥哥自己也不知道，雪山谷没有镜子。我不知道自己的模样，我也不想知道。

因为不弃哥哥说：“无那，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。”

我笑得像一朵桃花，没问不弃哥哥我有多美丽，他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，对我来说就够了。

我犹豫着要不要告诉不弃哥哥他的眼睛是蓝灰色的，最后还是没有告诉他，我希望我有一个关于他的属于我自己的秘密。

不弃哥哥和谷中所有的人一样穿白色衣服，不同的是，他软缎长袍的腰上绑着一根宽宽的黄色带子，上面绣着一条头长得很奇怪的金蛇，会飞。

不弃哥哥说：“无那，你为什么要想出谷呢。”

我摸着他的眼睛，说：“我想看看别的花的样子。”

他叹息着说：“如果出谷，我们会分开，你怎么办。”

我急忙说：“不弃哥哥，那我们就不出谷，我不要再看别的花了，有你，有梅花和桃花，我哪儿也不想去了。”

不弃哥哥说：“冰婆婆又失踪了，我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。无那，告诉我会有什么事。”

我闭上眼睛，过了一会儿，我睁开眼睛，说，我感觉不到，不弃哥哥，我只觉得好冷，快要冻僵了。

不弃哥哥说：“我隐约知道，这个谷中有一个巨大的宝藏，足够买一个国家。只有冰婆婆才知道宝藏埋藏在哪里。”

我说：“这个谷中到处是秘密，每一寸土地，每一片花瓣都有秘密。”

冰婆婆每半年要失踪半个月，谁也不知道她上哪儿去了，她好像突然从谷中蒸发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过了半个月，她又像是从天下掉下来，谷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她像冰一样的脸，她好像会分身术，谷中的人会同时在好几个地方看到她，她冰冷的眼神无处不在。

我说：“不弃哥哥，我们盯着冰婆婆，看她到哪儿去了。”

不弃哥哥说：“不行，这是谷中最机密的事，谁也不许打听，更不许偷看。这是死罪。”

我沮丧地说，我知道，就算我们一人长了十双眼睛，也盯不住冰婆婆。

不弃哥哥说，你说对了，无那，全谷的人加在一起也盯不住。

我施展流风回雪，像一阵轻风在草尖上掠过，这种叫芬芳的草，只有雪血谷才有，它们会开一种香气很浓的小蓝花，这香气对习武的人修炼内功有帮助，谷中的人闻着这香气，内功就不知不觉地在增长。

不弃哥哥在身后追着我。

除了不弃哥哥，我的流风回雪在谷中已经没人能追赶上了。

我轻盈地停在草尖上，像一只蜻蜓。

不弃哥哥拉着我的手，跃上桃树树梢，迎着裹挟着雪山寒冷味道的风，向桃花深处掠去。

这里是冰婆婆指定让我们练剑的地方。

一小片空地，地上的芬芳草被尘不生重新栽过，东一丛西一丛的，开着密密的小蓝花，冰婆婆说：我们练剑的时候不能踩着半棵芬芳草，否则她就会惩罚我们。

冰婆婆的惩罚很简单，也很恐怖。

她只是用她比冰还冷的手抚摸我们的脖子，很慢，很慢，这让我觉得窒息，她指尖触到的地方瞬间冻僵。

我和不弃哥哥从六岁开始练雪血合璧剑法。

前三年无论我们怎么小心翼翼，都会把芬芳草踩踏得到处是绿绿的草浆，散落着蓝花瓣，白色鞋子总是染得一片片绿和一片片蓝。这不怪我们，那些草好像会找上门来，总是争着跑到我们的鞋子下去让我们踩。

为此，我们常常被冰婆婆惩罚，脖子总是冰冷冰冷的，都快不会转动了。

后三年里，我们渐渐地能在练剑中躲开那些绿草和小蓝花了。

近两个月，我惊喜地发现我不用去想着脚下的芬芳草，也踏不着它们了，它们大概学会了躲开我们的脚了。

我和不弃哥哥同时亮出剑。

我的剑鞘上雕着一只美丽的鸟，它的头很小，上面开着三朵蓝色的芬芳花，羽毛呈现各种我说不上来的颜色，华丽极了。不弃哥哥的剑鞘上雕着一条跟他的腰带上一样的金蛇，还有白云。

我的剑身很薄很软，波纹一样微微起伏，它不像别的剑一样闪着寒光，它一点光都没有，是纯白色的，好像会吸收阳光一样，很安静。叫天雪剑。

不弃哥哥的剑比我的剑好看，他的剑很厚，没有剑刃，颜色殷红欲滴，像是刚刚从锻炉里拿出来，还没来得及淬火一般。它是无坚不摧的天血剑。

我们住在雪血谷里，我们的剑就叫天雪和天血，一定是冰婆婆取的名字。

不弃哥哥把剑向天一指，我飘然跃上他的剑尖，脚尖一点，立在上头，双臂伸展，像只白色的鸟。

这是雪血合璧剑法的开剑式，名叫云雾窈窕。

雪血合璧剑有十二式。分别是云雾窈窕，滴血似珠，若雪吹尘，血涌暗香，高树悲雪，血迸如花，惊雪飘日，飞血溅玉，雨疾雪寒，月明血冷，风弥雪迷，雪血合璧。除了开剑式云雾窈窕，每式九招，一共九十九招。

我往后一翻，手腕微抖，向不弃哥哥后背的环跳穴斜刺，他似乎毫不察觉，我的剑锋就快点上他的穴位了，他向上一纵，叮地一声，我的剑刺在他的剑身上。借着我的天雪剑微微一弯的力，我飘然掠起，剑尖直指他胸前的天府穴，他笑了笑，一偏身，让过我的剑，回手反刺我的天突。

我口中轻喝：“仰首吸朝霞！”往后一仰，避开他的剑，一回身，绕到他的背后。

不弃哥哥脚尖一点，从我的左边斜掠，道：“杜鹃犹啼血。”

我们一招一招递着，脚下像是长了眼睛，丝毫不会踏着半棵芬芳草，两把剑像两道闪电，一红一白，两道白色身影，瞬息万变，桃花被剑气震下漫天花瓣，红粉成阵，我多么喜欢这样的感觉啊。

不弃哥哥忽然一跃，飘到一棵桃树底下，闷闷不乐地看着远处。

我明白他的心思，走到他身边，说：“不弃哥哥，我们已经练到了十一式，这最后一式，咱们总会练成的。”

他说：“无那，这雪血合璧剑最后一式雪血合璧才有巨大的威力，我们要是练不成这一式，永远只是个一流剑客，算不上顶尖高手。”

我轻声安慰他：“我们在谷中，没人欺负，练不成顶尖高手又有什么大碍呢。”

不弃哥哥说：“不，要么不练，要么就天下无敌。”

我说：“我只要跟你在一起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”

不弃哥哥说：“这次冰婆婆回来，我一定要问她，这谷中到底有什么秘密，我们为什么要远离人世，住在这个冰冷的地方。”

我说：“对不起，不弃哥哥，我一凝神想这件事，我的预知能力就陷入黑暗中，无法知道那黑暗中有什麼，只觉得好冷，冷得失去知觉。”

不弃哥哥说：“无那，我的血越流越快了。声音不再像风吹花瓣，而像风吹树枝，哗哗地响。”

第四回 尘不生的天玄阵

半个月过了，冰婆婆准时回来了。

冰婆婆的木屋很高，是由梅树建造的，散发着淡淡的香味，厅很大，面南那墙的正中有一张很大的椅子，上面铺着一张五彩斑斓的虎皮，但冰婆婆从来不坐在上面。

冰婆婆坐在一张树根做的凳子上，问不弃哥哥：“你的天人无血功练得怎么样了？”

不弃哥哥说：“已经修到第七层。”

冰婆婆点点头，又问练剑的进展，不弃哥哥低着头，很惭愧的样子，说：“冰婆婆，我和无那总是练不成最后一式。”

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担心冰婆婆要惩罚我们。

冰婆婆冷冰冰地问：“地上的芬芳草可曾踏着？”

不弃哥哥回答，不曾踏着。

冰婆婆的脸上看不出高兴还是不高兴，她向门外叫道：“来人！”

两个白衣侍女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门口，低着头听候冰婆婆的吩咐。

冰婆婆说，把尘不生给我传来。

在尘不生没到来之前，冰婆婆再也不跟我们说话，她默默地想着什么，脸上的寒气冒得更多了，像一层薄雾把她的脸遮得朦朦胧胧的。

我和不弃哥哥都不敢打断她的深思，我们互相看了一眼，传递了一个疑惑的眼神。

尘不生很飘逸地进来，他的脸像一块玉，总是温润的，不慌不忙的。这谷里的人，我觉得他最可亲了。

他站在冰婆婆面前，停了一会，说：“冰婆婆是要我教少主兵法和奇门遁甲之术的吧。”

冰婆婆盯着尘不生，很久，才徐徐说道：“尘不生，半年之内，我要少主精通孙子兵法和天玄阵。”

尘不生脸色凝重，躬身答道：“是！”然后退了出去。

冰婆婆回过头，对我说：“独孤无那，你跟杨不弃一起，务必学会兵法和阵法。”

我低声应道：“是，婆婆。”

冰婆婆第一次叫我和不弃哥哥的全名，这使我忽然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。

我并不想学什么孙子兵法，也不想学尘不生那个一个能顶千军万马的天玄阵，但能跟不弃哥哥在一起，叫我学什么我都愿意。冰婆婆